

大 專 用 書

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

易 君 博 著

三民書局 印行

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

易 君 博 著

學歷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政治學系畢業

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

經歷：國立政治大學講師、副教授、教授、
政治研究所所長

國立中興大學兼任教授

國立中山大學兼任教授

私立東吳大學兼任教授

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兼任教授

現職：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

三 民 書 局 印 行

◎ 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

著者 易君博

發行人 劉振強
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復興店／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五樓

重慶店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

郵撥／〇〇〇九九九八一五號

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月

八版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

編號 S 57008

基本定價 伍元柒角捌分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著作權執照臺內著字第二九〇七三號

有著作權，不准侵害

ISBN 957-14-0205-2 (平裝)

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 目次

壹、理論建構與政治研究	1
貳、科學概念與政治研究	29
參、建構類型與政治研究	53
肆、政治學中的決策研究法	77
伍、政治社會化的分析	111
陸、心理研究法與政治分析	137
柒、社會科學中的歷史解釋	163
捌、社會科學中的功能分析	193
玖、政治權力的功能論	225
拾、愛匹克迪泰斯的政治思想	265

附 錄

壹、政治學：簡史・界說・範圍・展望	301
貳、「二次大戰以後政治學發展的趨向」討論會紀錄	309

壹、理論建構與政治研究

前 言

政治研究的整個領域中，到了一九五〇年以後，可以說沒有一個範圍不受到行為研究法的影響^①。行為研究法的強調，已經使政治研究更加的接受了經驗的及量化的研究方式，也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。可是，政治研究是否達到了充分科學化的水準？或者政治學是否已經成為經驗科學的一種？依然是方法論上爭論的問題。這種爭論，同時涉及到科學的性質及政治研究的狀況；對這兩方面所持的觀點不同，便會得到不同的結論。本文企圖努力從事的一項目標，祇是從澄清上述問題以指出政治研究通往充分科學化的主要方向。

一切成熟的科學都是理論的，科學化的問題即是一個理論化的問題。任何研究，祇要它的歷程符合經驗理論的建構原則，便屬於科學的研究。因此，政治研究是否已經科學化的問題，或者政治研究如何科學化的問題，必須依據理論建構的原則，才可能作比較有效的回答。由於此一前

① Robert A. Dahl, "The Behavio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: Epitaph for a Monument to a Successful Protest", *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*, 55 (December, 1961), pp. 763-772.

提的肯定，於是本文的分析及論證乃是從——理論建構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、政治研究的狀況、以及今後政治研究的主要方向——三個方面分別作一說明。

一、理論建構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

當代最傑出的科學哲學家波卜爾 (Karl R. Popper) 教授，在他的名著「科學發現的邏輯」中，關於科學的性質，曾如此說：「各種不同的經驗科學即是各種不同的理論系統。因此，科學知識的邏輯當可視為各種理論系統的基礎理論。」^②若就這兩句簡單的話，稍加探究，便不難發現其涵義的深遠。這兩句話中，一方面肯定了經驗科學與理論系統的密切關係，其密切的程度幾乎可以說是二而一的；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各種經驗科學的理論之建構，乃是根據一個共同的邏輯或基礎理論而進行的。前一方面的肯定等於是說：在科學研究中，理論化 (theorizing) 的推進比實驗或事實的調查，也許佔了一個更重要的地位。後一方面的暗示也無異乎指出：科學的理論化並非來自任意的沉思玄想，卻是根據後設理論 (metatheory) 或一套建造理論的原則而推進的。

理論化或根據後設理論而建造理論，乃是一種研究活動的過程。此種過程，以方法論的術語說，即是理論建構 (theory construction)。理論建構與理論，雖有密切關係，但並不是完全同義。後者是前者追求的目標，前者是建造或修正後者的過程。由於二者的關係密切，為了說明理論建構的性質，不能不先說明理論的性質；為了分析理論建構在科學

② "The empirical sciences are systems of theories.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an therefore be described as a theory of theories." See Karl R. Popper, *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* (Hutchinson, 1962), p. 59.

研究上的重要性，當然也會隨時提到理論。以下的分析次序，是先論及理論及理論建構的性質，再才說明理論建構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。

1. 理論及理論建構

關於理論的涵義，其了解之分歧，在有關方法論的基本名詞中，也許是爭論較多的一個。理論性質的深入討論，絕不是一篇短文可能勝任的。在此，祇是從經驗科學的角度，對理論的性質作一簡單說明。

一位社會科學的哲學家魯德納 (Ricard S. Rudner)，曾為理論提供了一個界說，他說：「凡是一套陳述或某些類似定律的通則，其相互間具有系統上的關聯性及經驗上的可證性，便是一個理論。」^③ 這個界說中，其界定項 (definiens) 指出了形成理論的兩個必要條件：第一是邏輯上的系統推演，第二是經驗上的事實印證；缺少兩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，便不是理論，至少不是經驗科學中所謂的理論。這即是說，倘若一套陳述，雖有經驗上的印證性，卻缺乏邏輯上的推演性，不得稱之為理論；反之，雖符合邏輯上的推演性，卻沒有經驗上的印證性，也不得稱之為理論。理論的建造與修正，永遠脫離不了經驗印證與邏輯推演兩個方面的交互考驗。任何一個學科，雖可能抽離幾個理論的共性，再通過經驗的證明，而成為一個解釋經驗現象更廣的理論，但不可能得到最後的理論。理論永遠有其被修正及被擴充的可能。從一個長遠的時間看，理論永遠處於工作假設的地位，瀰漫在整個科學研究的過程中。研究產生理論，理論又是推進研究的工具。

理論的組成分子是一套陳述或類似定律的通則。陳述或通則，都要依賴語言的表達。不論自然語言 (natural language) 或建構語言

③ "A theory is a systematically related set of statements, including some lawlike generalizations, that is empirically testable" See Ricard S. Rudner, *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* (Prentice-Hall, 1966), p. 10.

(constructed language)，莫不是一些代表概念的名詞或符號所組成。因此，陳述或通則的最後基礎乃是概念，都是真實世界 (real world) 的具體事物之抽象，或者根據此種抽象的再抽象，而產生出來的。概念化 (conceptualization) 或抽象是從真實世界開始建造理論的原始起點，也可說概念是真實世界與符號世界 (symbolic world) 或理論世界之間的溝通站。經驗科學的論理化，不僅要求陳述、通則、定律、原理及整個理論系統，必須具有經驗的印證及邏輯的演繹，而且要求每一個基本概念也必須具有經驗上的指涉。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，雖不是直接的可觀察項，但無論如何，要能通過化約 (reduction) 而可變成感覺資料 (sense data) 的函數^②。祇有根據經驗指涉的概念，而建立起來的陳述，才可成為經驗理論的基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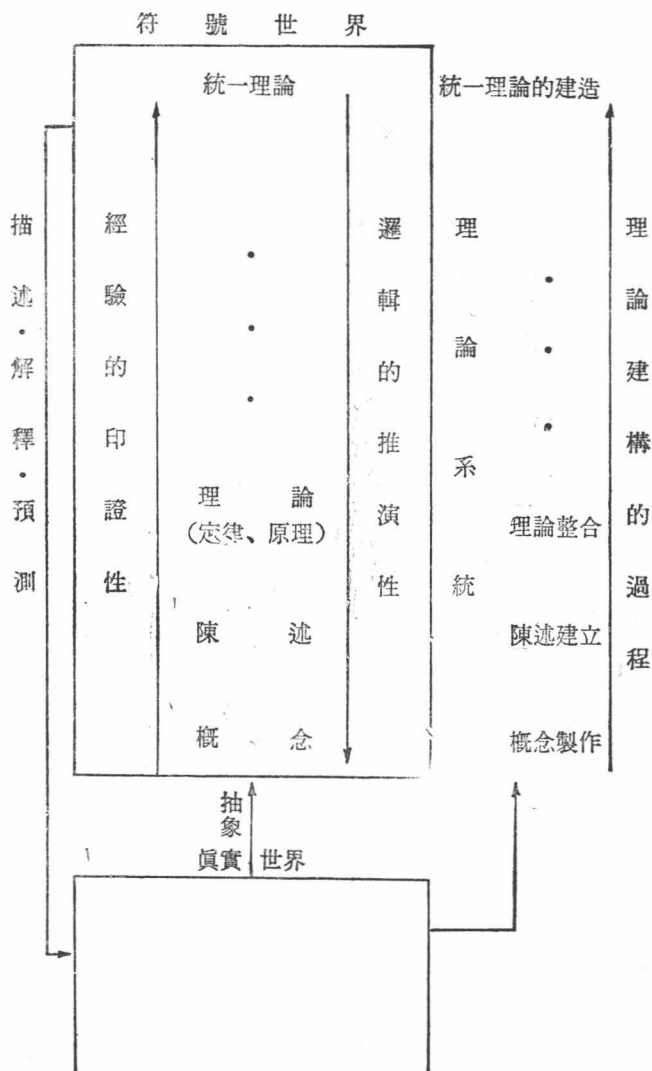
在經驗科學中，一個理論也常常稱做定律 (laws) 或原理 (principles)。定律與原理的差別，是以解釋的範圍作為標準的。定律解釋的現象比較窄，原理解釋的現象比較寬。在一個獨立的學科中，一切形式的個別理論，必須加以整合，使其成為一個足以涵蓋整個學科範圍的理論。這個理論便是其所屬學科的統一理論 (united theory)、一般理論 (general theory) 或系統理論 (systematic theory)。一個統一理論，對於一個學科來說，便是最高層級的理論。它統攝其他一切較低層級的理論，而成為一個理論系統 (theoretical system)。由於每一個個別的理論，乃是一套陳述的關係，而陳述又是銜接真實世界的概念之組合，因此，整個理論系統不僅包含一組個別理論，而且必然也包含一切構成這些理論的陳述及概念。一個理論系統乃是關於真實世界的一個抽

② Bertrand Russell, *Mysticism and Logic* (London, 1913), p.140; see also Mary Hesse, "Laws and Theories", in *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*, Vol. 4 (Macmillan, 1967), pp. 404-405.

象建構，並且對於真實世界具有經驗的說明性，其內部的層級結構，自上而下說，從最高層級的統一理論，通過個別理論、普遍陳述及單稱陳述，到最低層級的基本概念，乃是一邏輯的推演系統；自下而上說，從基本概念，通過單稱陳述、普遍陳述及個別理論，直到統一理論，任何一個層級莫不具有經驗的事實印證作為基礎。在整個層級系統中，任何一個基本概念的修正或否定，必然導致統一理論的修正或否定；從任何一個層級到另一個層級，若為邏輯推演所不容，亦必然引發統一理論的解體。換言之，一個理論系統，對於任何概念，任何陳述，任何個別理論的介入（introduction）或容納，除了要具有經驗印證的可能性，還必須要符合這個系統中的邏輯推演。任何理論系統，與屬於它的研究活動之間的關係，是相互依存、並互為工具的。研究是試驗理論系統及擴充理論系統的手段；理論系統又是指引研究活動並提高研究活動的工具。二者交互影響，不斷向前推動，永無止境。

總括的說，理論系統的建構，包含了四個層級：第一層級是概念製作，第二層級是陳述建立，第三層級是理論整合，第四層級是統一理論的建造。每一個層級以及層級間的關係，必須既有經驗的印證性，也有邏輯的推演性。理論系統是屬於符號世界的，但是，它的最後基礎乃是建立在真實世界中具體事物的抽象之上的。理論的抽象性愈高，則解釋經驗現象的普遍性也愈大。此一理論系統的說明，即等於理論建構或理論化的步驟之說明，可用次頁圖示表現出來。

從理論建構的過程看，最高層級的統一理論，是每一個學科所企圖達到的目標。但只有成熟的學科才實現了這個目標。判斷一個學科是否充分科學化，便要看它是否實現了這個目標。實現了這個目標便屬於充分科學化，反之，就不能算是充分科學化。一個學科若只有一些個別的理論，沒有統一理論去整合它們，這個學科便不是一個理論系統。既不



是一個理論系統，當然不得列入經驗科學之林。因為一個經驗科學必須要求自身是一個理論系統。

充分科學化與充分理論化是二而一的。任何學科如果充分理論化了，一定是充分科學化，反之，如果充分科學化了，也一定是充分理論化了。

統一理論的實現，是充分理論化的標誌。要達到這一境地，實在是非常困難的工作。因為，從理論建構的層級看，祇有概念的製作、陳述的建立及理論的整合，都完全符合經驗印證原則及邏輯推演原則，才可能達成統一理論的建造。某一些學科，雖經千百年的發展，依然停滯在第一層級中，其概念的澄清工作及名詞的界定工作，都一直沒有達到成功的境地。這一步既未達到，陳述的建立及理論的整合，則不可能有效的推進，至於統一理論的建造，當然更談不到了。就是概念的製作、陳述的建立以及個別理論的建造，都已經符合建構的標準，而理論的整合尚未達成，並沒有獲致最高一層的統一理論，依然不算進入了充分理論化的境地。可見，一個學科要自稱科學是容易的，但要經得起理論建構標準的衡量而確認是科學，則非常困難。

2. 理論建構的重要性

一個學科，當其完成了理論系統之建構，達到了充分科學化的地步，並不等於研究工作的終止。科學的研究是永無止境的，永遠不斷向前進展的。在這一不斷向前進展的過程中，理論系統在建構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。因為沒有科學的理論，便沒有科學的描述、解釋及預測；沒有理論系統的憑藉，科學研究便難於產生累積的效果，以圖加速的進步；沒有理論系統的背景，科學研究便不可能找到最經濟的途徑，而獲致新的研究設計。為着有效的討論理論建構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，可分成三個方面來說明：第一是從研究的目的看，第二是從研究的設計看，第三是從研究的累積看。

A. 研究的目的

科學產生於人類文化的活動中，它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部分。從文化功能學派的觀點論，科學祇是文化系統中的一個次級系統。科學研究的目的，當然是在維持及發展文化系統，進而改善人類的的生活。但是，從

科學自身看，「科學的目的即是描述、解釋及預測…科學家所探究的，即是在固定的研究系絡 (context of research) 中，得到最適當最精確的描述、解釋及預測。」^⑤ 任何一個經驗科學，它的研究對象必是經驗世界中的某一類現象，它的研究目的也必定是企圖對這一類現象得到描述、解釋及預測。但是，一個科學家若沒有既存的理論或理論系統作為背景，他便無法從事有效的描述，甚至不知道要描述什麼^⑥。至於解釋與預測，莫不依賴定律、原理或理論作為前提，去聯繫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；所不同者，解釋是從已知的果去追溯其因，預測是從已知的因去推斷其果。這樣說來，不論描述、解釋或預測，除非依靠理論或理論建構的熟悉，便沒有有效從事的可能。

B. 研究的設計

科學研究的過程，從某種角度看，乃是運用科學方法去回答問題的過程^⑦。一個良好的研究設計，便是有效回答問題的開始。研究設計的各種步驟中，其中有兩個最為重要：一個是假設的提出，另一個是資料的搜集。前一個步驟是後一個步驟的先決條件。祇有提出適當的假設之後，才可能搜集到回答問題的相干資料。任何一個問題，有其多樣回答的可能性。如何選擇有效的假設，以最經濟的方式回答問題，是研究設計中很難做到的一步。個別科學家的天才，雖然在某種程度內有助於假設的選擇，但理論的訓練乃是幫助選擇最有效的途徑。假若兩個研究者，天賦能力是相等的，熟悉相關資料的程度也相等，但其中的一個比另一個，在理論的訓練上及理論建構的理解上，要高得多要深得多，那

⑤ Herbert Feigl, "The Scientific Outlook: Naturalism and Humanism", in H. Feigl & M. Brodbeck, ed., *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* (Appleton, 1953), pp. 10-11.

⑥ Karl R. Popper, *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* (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45), pp. 443-445.

⑦ Claire Sellitz et al., *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Relations* (Holt, 1963), p. 2.

麼可以斷言，前者選擇假設的能力一定比後者強得多。事實上，在任何科學研究中，既存的理論常常即是提供假設的重要來源之一。尤其在高度發展的科學中從事研究，若對於既存的理論系統沒有深度了解，可能便不知問題之所在，當然更談不到提出回答問題的假設了。

就是選到了適當的假設，在搜集資料的設計上，依然要憑藉理論及理論建構的熟悉。任意搜集資料是沒有意義的。搜集資料必須經過精心的設計，才能達到證明假設，澄清概念，或印證陳述及理論的目的。在既經成立的科學中，一個研究者，不論為控制實驗的設計或經驗調查的設計，必須對整個理論建構的系統有透澈的了解，才可能製作出有價值的研究設計。一個對理論物理學毫無所知的人，能够提出有意義的實驗設計，是我們不可能想像的事。一個對社會科學的理論沒有相當基礎的人，能够製作出來够水準的問卷設計或局內觀察的設計，也是我們所不能想像的事。

因此，我們可以肯定的說，在研究設計方面，不論假設的製作或資料的搜集，都脫離不了理論的熟悉及理論建構的系統之了解。

C. 研究的累積

在現代經驗研究的範圍中，成熟的學科與尚未成熟的學科，有一個很顯著的差異。那就是前者的研究有累積性，後者則無。成熟的學科，能濃縮前人研究的結果於一個嚴密的理論系統中。每一代人祇要通過這個理論系統接受訓練，便可從事最前線的研究。新的研究結果，又可繼續納入此一理論系統中，使其理論得以修正及推廣。如此日新又新，不僅可使理論系統日趨完美，而且可使研究得到加速度的進步。尚未成熟的學科，既然沒有一個屬於自身的理論系統，每一代人的研究，甚至每一個人的研究，幾乎都在不同的概念及不同的理論中，而從事進行。因此，每一個研究者必須要浪費時間和精力，來了解所有前人的研究結

果。此種所謂研究，不是永遠停滯在前人的故紙堆中，便是忙碌於螞蟻似的資料搬動中，其結果當然談不到較多的進步與創新。這種情形，從物理學與政治學的比較，更可得到說明。現代物理學的學習者，沒有必要的理由去看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，可是現代政治學的學習者，對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，似乎仍有一讀的必要。這不僅說明兩種學科的進展情況之懸殊，而且也說明兩類學習在時間節省上是如何的不同。研究的累積性，關係一個學科的進步甚大。在有累積性的學科中，每一代的研究者，可以很快的接受所有前人的遺產，從一個高水準的基礎上出發。在沒有累積性的學科中，一個研究者可能窮畢生之力，也許還不能了解一個古代大師的精義之所在，往往徒勞無功。

一個學科能否累積許多代人的研究結果，並且不斷的向前發展，其先決條件乃是理論系統的有無問題。而理論系統又必須依賴理論建構的原則，從概念製作、陳述建立及理論整合逐層推進，才有其可能。可見，理論建構實等於研究能否累積的先決條件之先在因素。

從以上的分析看來，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，不論從研究目的、研究設計及研究累積而論，莫不直接的或間接的受到理論建構的決定性支配。因此，可以肯定的說，一個學科要達成有效的科學研究，除非根據理論建構的型模去長期的有耐心的建造一個理論系統，否則便沒有其他任何的途徑可尋。

二、政治研究的狀況

當其對理論與理論建構的性質，以及理論建構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，作了一分析之後，再來衡量政治研究的狀況，更進而探究政治研究的正確出路，則比較容易發現政治研究的缺點之所在，及克服其缺點的

有效途徑。

政治研究，在整個學術領域裏，變成獨立的學科，雖是很晚近的事^⑧，但是，政治研究的起源，卻有一悠久的歷史。任何地域的古代文明中，不論思想家、史學家或人文現象的研究者，都莫不對政治現象深感興趣，而從事思考及探究。其所以如此，也許來自實用的動機，而非出自純真的好奇心。因為政府的決策，在任何時代的任何地區裏，常常是關係人們的幸福，影響整個社會的生活最不容忽略的一面。政治研究的起源，雖然如此悠久，可是直到今天依然沒有發展出來一個屬於自身的鞏固的理論系統。若與物理學科比擬，政治學的確顯得相當落後。

從古至今，各式各樣的政治研究，若根據它們建造「理論」的方式作為標準，可以分成三個基本的類型：第一個類型是神學的政治研究 (the theological study of politics)，第二個類型是玄學的政治研究 (the metaphysical study of politics)，第三個類型是經驗的政治研究 (the empirical study of politics)^⑨。從古希臘到現代，所有的歷史層面中，或多或少的都有從事政治現象的研究活動。這些研究活動建造「理論」的方式，不外乎神學的、玄學的及經驗的三個類型。比例上說，古代的政治研究屬於神學及玄學的成分多，經驗的成分少，現代的政治研究則屬於經驗的成分多，而玄學及神學的成分少。換言之，古代也有經驗的政治研究，例如亞里斯多德 (Aristotle)，他為寫「政治論」一

⑧ 政治學在大學裏設為專門課程，變成一個獨立的學科，乃開始於十九世紀的末葉。See William A. Robson, *The University Teaching of Social sciences: Political Science* (Leiden: Published for UNESCO by A.W. Sijthoff, 1954), pp. 22ff.

⑨ 關於知識發展的階段，孔德 (A. Comte) 曾提出所謂「三階段定律」 (the law of three stages) 之說，他認為一切知識的成長，都必然通過神學的階段、玄學的階段及實證的階段。本文關於政治研究的分類多少受到孔德之說的啓示，但在性質上並不一樣。孔德強調時間順序，本文祇注重獲取知識的方式。

書，就曾調查過一百五十八個不同的政體^⑩。他之重視經驗的研究，可以說是一個最古代的典型。又如文藝復興時代，馬志衛尼（N. Machiavelli）的「君王論」，就是竭力避免倫理及宗教的束縛，而勇敢的採取了純經驗分析的另一個古典範型。反之，現代也有神學及玄學的政治研究，比如里柏（Reinhold Niebuhr）所提倡的「基督教的實在論」，相信合理的政治一定征服不合理的政治^⑪。其立論的精神，實有些像奧古斯丁（Saint Augustine）的「天國論」，在二十世紀的翻版。至於耶士培（Karl Jaspers）的實存論的政治思想及羅柯（A. Rocco）的「唯情論的法西斯主義」，雖立論各殊，但皆是代表十九世紀的玄學，在二十世紀裏的延伸^⑫。因此，這三個政治研究的類型，每一個類型都各有各的歷史，各有各的傳統，當然不可能在此逐一的加以討論及分析。在此，祇想根據理論建構的原則作為標準，而就三者的基本特性，作一分析及評價。

神學的及玄學的政治研究，雖是兩個不同的類型，但亦具有其共同的特點。為着討論的方便，可將二者合併起來分析。一切神學的及玄學的政治研究，都具有三個共同的特點：第一個特點是基本概念的缺乏經驗指涉，第二個特點是價值陳述與事實陳述的互為推論前提，第三個特點是抽象概念的具體化（the reification of abstract concepts）。

⑩ Joseph S. Roucek et al., *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* (Grawell, 1950), p. 2.

⑪ Reinhold Niebuhr, *Faith and History* (Scribner, 1949), p. 67. 里柏是美國人，出生於一八九二年。他是當代著名的神學家，也是一個政治思想家。尤其是他的 *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* 一書，更是傳誦甚廣。

⑫ 耶士培是德國人，出生於一八八二年，他是當代著名的實存論者。他的政治思想是以道德觀念作為中心的。See Karl Jaspers, *The Future of Mankind*, Trans. by E.B. Ashton (Univ. of Chicago Press, 1961). 羅柯（1875-1935）是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家。See A. Rocco, *The Political Doctrine of Fascism* (Carnegie Endowment, 1926).

神學的及玄學的政治研究，所使用的一切概念，雖非完全沒有經驗指涉，但是，某些基本概念的確沒有任何經驗上的指涉可言。比如奧古斯丁的「上帝」，黑格爾（G. W. F. Hegel）的「絕對」，盧梭（J. J. Rousseau）的「公意志」，以及里柏（R. Niebuhr）的「自我超越」（self-transcendence）…都是一些無法了解的名詞。因為這些名詞所代表的概念，既沒有直接的經驗指涉，又不可能把它們化約成為低層次的概念，而間接的得到經驗指涉。同時此兩類的政治研究，又常以一個單一的概念或一個先驗的原理（a priori principle），從毫無經驗意義的基礎上，去籠統的解釋一切的政治現象。比如唯心史觀，唯物史觀，形態史觀…便都是這兩類政治研究的產品。

其次，神學或玄學的政治研究，有另外一個極普遍的共同傾向。那就是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混為一談。事實判斷是一個真假或對錯的問題，可以藉客觀的事物來印證。價值判斷是一個善惡或美醜的問題，常隨着主觀的願望及情緒而變動。比如「秦始皇曾經統一古代的中國」，這一陳述的內容是事實判斷，可以藉許多歷史事實來印證此一判斷的真或假。「秦始皇是一個偉大的帝王」，這一陳述的內容是價值判斷，難得到客觀的公認；有的人承認，有的人否認。兩類陳述的性質既然不同，便不能互作推論前提，也即是說，從事實陳述不可能推論到價值陳述，從價值陳述也不可能推論到事實陳述。但是，神學或玄學的政治研究中，認為二者之間具有邏輯的演繹關係。黑格爾的名言：「凡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，凡是合理的即是存在的。」便是肯定價值陳述與事實陳述可以互為推論前提的顯著典型。此類陳述看來雖很玄妙，但憑常識即可加以否定。例如，史大林的統治是真的，毛澤東的統治也是存在的，卻不是合理的；和平是合理的，公道是善的，但又不一定存在。至於近代自然權利的觀念，若對其稍加分析，亦可發現其論證也是以事實陳述